

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 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麻天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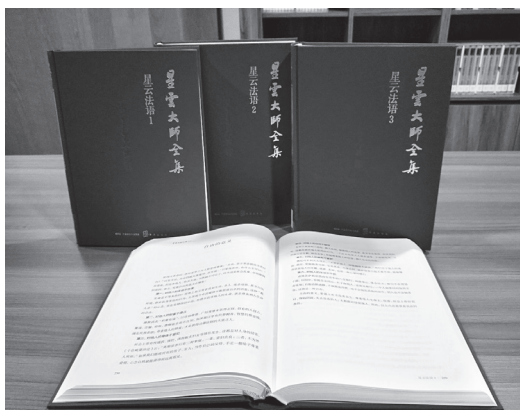
武漢大學哲學學院教授

2020年2月28日，收到星雲文化教育公益基金會寄來的《星雲法語》4大本，是《星雲大師全集》（簡體版）中的第56、57、58、59卷。沉甸甸的大本精裝，很大氣，頓時讓我心中升起有一種不讀不快，欲罷不能的感覺。

大師全集（簡體版），100餘卷，卷帙浩繁，汪洋恣肆。讀其書，揆其理，像以往一樣，萌生一股解讀的欲望。然而細思之下，每有畫蛇添足之嫌。大師思想，平易近人；大師說理，深入淺出，無論是知識分子，還是士農工商，甚至是販夫走卒，都能心領神會。大師說法，尤其能化繁為簡，融華妙難知的佛理，入家常日用之間，

把佛理變成日用之理，盡可以說是婦孺皆知。但我還是躍躍欲試，即便是畫蛇添足也在所不計。因為我畢竟有自己的一得之見，希望大師的思想能夠借此，添薪助火，薪火相傳。

為此，我曾經給人間佛教下過一個定義：



簡體版《星雲大師全集·星雲法語》4大冊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現代轉型中的一面旗幟和口號，是對傳統佛教的繼承和發展。

人間佛教立足「緣生」的理論基礎，以成佛為終極關懷，以覺悟眾生為使命；並且發揚了近代佛學的入世情懷和參與精神，表現了不離世間，不捨世間的開放性和包容性，傾向於建設人間淨土和自心淨土。上契無生，下教十善，神聖人間，神聖人性！

毫無疑問，人間佛教是中國的佛教，是現代社會的佛教，是對傳統佛教的繼承，重在入世和參與，重在人間和自心。

據此，可以說人間佛教是中國佛教的現代形式，或者說人間佛教是階段性佛教，正如初傳時期的中國佛教是佛道式佛教、魏晉時期的佛教是佛玄式佛教，以及隋唐以下的宗派佛教；當然也可以說是佛教的一個流派，一個占據時代主流的佛教宗派。星雲大師和佛光山的人間佛教正是以佛陀的本懷，不離世間，神聖人性，建設人間淨土的佛教現代化的一面旗幟！其人間佛教的理論和實踐，集中表現在《星雲法語》的字裡行間。

《星雲法語》顯然是語錄體的著作。語錄體，言簡義豐，深入淺出；短小精幹，平鋪直敘；樸質無華，不重文采，既無段落之間的聯繫，亦無相互之間的呼應；對事理的高度概括既是經驗的，又是精粹的，後世多奉為警句、格言，體現了豐富的人生哲理和生存經驗。古今中外，多有語錄體載諸竹帛，如《論語》、《二程遺書》、《朱子語類》、柏拉圖的《理想國》，乃至當今的《毛主席語錄》等。佛門，尤其是禪宗也常採用這樣的體裁。《星雲法語》亦如是（以下簡稱《法語》）。

一、《星雲法語》的思想主旨

大師每每說法，萬變不離其宗，即以一個「人」字了得。通觀《法語》，也可以說，用一個「人」字，說盡了人間佛教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，無非就是人文和人文精神。佛教原本就是為人的，自然離不開人，但它又是宗教的，自然也是超越的。大師說法，處處以人為本，處處講人間佛教，是典型的「人化」了的佛法。這是與佛教，以及其他人間佛教不同的佛教法語。

首先看星雲大師的道。

無論是哲學還是宗教，道是最基本的範疇，是資生萬物，乃至宇宙生成之本，是最具形而上特點的原初形式；既不可說，又不能不說的終極關懷。福音書說「太初有道，道與神同在」；老子講「道可道非常道」；儒家有「率性之謂道」、「道心惟微」之說，這些大多具有形而上的意義。總之，在中國，老子的「道」，是宇宙的本原和存在變化的普遍規律；孔子的「道」是「中庸」，「莫見乎隱，莫顯乎微」，「其至矣乎」（《中庸》），可以說是人的最高境界和最完美的德行；而佛家的「道」是「中道」，則是佛家追求的真理和最高境界。

佛家論空說有，空既是緣生之理，又是生成一切的本體，更是「寂然不動，感而遂通」的狀態，應當說其「道」也是抽象的思惟形式。但是，佛家又常說「道不遠人」，強調真道、正道即行正，所謂「行正即是道」（《壇經・般若品》），故有「八正道」之論，即正見、正思惟、正語、正業、正命、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等八法，以及「平常心是道」簡明扼要的概括。

顯而易見，佛教之道，道不遠人，是天道，更是人道。而儒家的道，雖講天人合一，也是從人的立場致力於天人合一的，關注的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是人事，而非天事。所謂「大道之行也，天下為公」（《禮記·禮運》），說的依然是人道和人事。至宋代，更有「天道遠，人道邇，盡人情，合天理」（邵雍《大人吟》）的詩句流傳後世。可見，佛教在中國，與儒家的道論在在相通，同樣是道不遠人，以人事而見天道的。星雲大師闡釋佛道，顯然與儒家聲氣相投，帶有鮮明的儒家道論的色彩。

《星雲法語》涉及「道」的部分比比皆是，因為「道」在人間，「道」在人生，「道」在人事，「道」無所不在的緣故。然而，專門論「道」的法語集中在全集的第056冊。其中，卷1、2、3、4、6，是專門論「道」的部分，充分展示了大師混融儒釋的「道」的觀念。

顯然，星雲大師對「道」的概念的界定與眾不同，其落腳點在於生命和生命的調適，鮮明地突出了人生和「道」不離不棄的關係。大師首先說明：「高人，人人可做，但它不是玄虛、神祕、高不可測，它必須有道。」

那麼，什麼是「道」呢？接著他從4個方面給與「道」高度的概括：

- 第一，慈憫好學謂之「道」，核心是好學；
- 第二，正心善行謂之「道」，核心是心正；
- 第三，覺己利人謂之「道」，核心是利人；
- 第四，昇華淨化謂之「道」，核心是德性，誠所謂「斯是陋室，唯吾德馨」，即是此意。

做到這4點，就是一個有道者。「一個有道者，比擁有名利富貴更為人所敬仰。」「遵循以上四點，（「道」）就不難體會了。」

通常，我們知道，「道」是不可說的，可以說的就不是「道」了，

但我們還是說了。星雲大師同樣注意到這一點，因此，他著眼於人生，從生命的各個向度，闡明「道」的本質與內核：就是好學、心正、利人，並且不斷地進德增善，完善自我，「道」也就盡在其中了。

這與我們通常說的「道」，很不相同。它既不是生成事物的本體，也不是實相非相的佛性，更不是不可知、不可見、不可說，隱祕難尋形上思惟，而是和我們日常生活休戚相關의思想和行為。也就是說，「道」就在心中，就在學中，就在覺己利人的善行之中，就在自己的德性涵養之中；只要存好心，勤奮好學，覺己利人，不斷提升自我道德修養，就是得「道」，就與「道」合一了。

如此說「道」，簡明扼要，平易近人，易懂、易記，也易行。充分體現了道不遠人的特徵。

在星雲大師看來，世上的事，尤其是佛說的事，沒有做不到的，只是有沒有下功夫去做而已。學佛首先就是要做好人，「人成即佛成」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人成首先要心存正念，進德增善；就是要以慈憫好學之心，博學多聞；就是要無私無我，利益眾生。這些都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得到的，所以每個人都能成為有「道」的「高人」，成佛也就不期而至了。

星雲大師對「道」的解析，沒有絲毫玄學的味道，句句落在實處，既體現了佛教「行正是道」、「平常心是道」的精神，而且和儒家三綱八條目亦多相合，既包含了至善、正心、誠意的心性本體意識，又把它落實在格物、致知的實踐，和親民、明德、修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的社會理想之中，如是，以儒釋佛的文化取向躍然紙上，佛教中國化的特色也盡在不言之中。學佛的人也就能在這樣貼近現實的說理中，明明白白地活在當下、成在當下，更無須等待來世和到達彼岸。這就是人間佛教的人間淨土！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尤為重要的是，《星雲法語》以「學」為「道」，為宗教哲學和人間佛教奠定了別樣的思惟基礎。毫無疑問，佛教重視體悟，重視修證，輕忽言教，排斥知解，禪宗甚至有「道斷語言」，乃至束書不觀的極端言論和行為。然而，儒家傳統是以「學」為貴的。中國有一句任人皆知的話，講述了一個普遍無餘的道理，那就是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這句極富情感的話，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經典。《禮記·學記》進一步強調「雖有至道，弗學，不知其善也」，把「學」視作通向至「道」的必由之路，故有「積財千萬，無過讀書」（《嚴氏家訓》）的訓誡，「學不可以已」（《荀子·勸學》），「學而不已，闔棺乃止」（《韓詩外傳》）的勸勉，中國傳統對「學」的重視可見一斑。即便如此，儒學也不過說明「學」是進「道」之階，是方法而非目的，是「器」而非「道」。然而，星雲大師一反佛家之說，而以儒家「好學」為真諦，不僅視「學」為「道」，而且把「學」置於「道」的首位，雖然解釋不多，亦足見其對「學」的重視，對知解的重視！視「學」為「道」，不僅是對佛學的改造，而且是對儒家學說的繼承和發展。毫無疑問，「學」是《星雲法語》之「道」，顯然也是人間佛教之「道」。

其實，如此論「道」，目的顯然在於把原本虛玄之「道」落在實處，實實在在地說明「道」不遠人，只要願學、能學、善學，尤其是「好學」，「道」也就自在其中。這既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，又為人間佛教的社會實踐開拓出新的道路和發展方向。換句話說，這些都是為他的人間佛教立論的。

在星雲大師看來，有「道」就有「路」，「路」不僅是實現「道」的途徑，而且「道就是路」。《星雲法語》云：「道的路是悲智」，「人的路是行善」，不僅指明了行「路」或者說行「道」的基本內容（其

實也是「道」的基本內容），同時也顯示出中國哲學「即體即用」、「體用一源」的特色。「道」是果，「路」是枝幹，是葉，是花；無花無果，有花有果，花果同體，葉茂枝繁，果自然也就豐碩圓滿。《法語》云：

佛陀有「兩足尊」之稱，因為他悲智雙運，所以福慧具足。¹

福慧是道，是果，悲智是路，是用。行路即修道，「慈悲如兩足，能遍行各地，了無障礙；智慧如雙目，能洞察真偽，發現實相。你用慈悲待人，彼此會和諧自在；你用智慧處事，凡事會順利圓滿」。以慈悲為路，以智慧為路，足踩悲智，腳踏實地，「道」——福慧，也就不期而至了。

說得更具體一些，人的路就是行善，「行善，引導人們走向美好；行善，可以讓人獲得幸福」。善是通向美好、幸福的人生之路。《星雲法語》關於「道」的論說，最終還是落實到人的善、美與幸福，而非苦、空、無我和無常。

誠然，上述說教平鋪直敘，淺近易人，老幼皆知，既沒有繁瑣的邏輯思辨，更沒有玄奧難解的概念解析，有一說一，有二說二，直截了當，不旁生枝節，不拖泥帶水，既是孔學說理的風格，又是臨濟家風的特點。

正因為如此，「道」不只是少數社會菁英的道，而是絕大多數平民百姓的道。所以「道」不遠人，「道」在人間，每個人都可以得「道」，每個人都可以成佛。他特別強調：「學道，不必拘泥身分，出家是學道，在家一樣可以學道，二六時中，各行各業，都不妨礙

1. 星雲大師：《星雲法語》I，《星雲大師全集》第56冊，北京：新星出版社，2019年，頁7。以下引文均見《法語》I，不另標註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

不論出家在家、各行各業都可以學道。圖為墨爾本佛光山及國際佛光會墨爾本協會聯合舉辦 2018 年「佛誕節暨多元文化嘉年華會」大合影。

學道，學道也不妨礙工作。」並為學道指明了方向：

道之成在我——靠自己；道之行在時——有耐心；

道之美在人——重涵養；道之證在修——重實踐。

總之，學道不論身分，不分何時何地，都要靠個人的身體力行。正像這副題詠觀音對聯說的那樣：「如能轉念，何須我大慈大悲；若不回頭，誰替你救苦救難？」

當然，佛家之「道」還是重在修證的。這也是佛家的知行觀和方法論。正如鳥窠禪師回答白居易的問題，佛家「諸惡莫作，眾善奉行」的道理「三歲孩子雖懂得，八十老人行不得」，告誡的是佛家之道「知易行難」。明代高僧憨山大師也說過，「講道容易修道難」（《費閑歌》），說得一丈，不如行得一尺，說得一尺，不如

行得一寸。星雲大師充分注意到這一點，突出「修所成慧」，給予修證，也就是行，或者說是實踐，更多的關注和細緻入微的指引。這就是《法語》中的修行之道。

首先，修行的主體是人，而且必須是有緣的人，就是有條件的人。這和佛教的緣生論，即條件論是完全一致的。修行的人必須能為眾生說因果（引領眾生學習佛法）；能為眾生解困厄，能與眾生同甘共苦。簡單一句話，就是慈悲濟世，利益眾生！這是必須做到的，但又是每一個人都能做到的。

接下來的便是修行之要。《法語》云：「修行之要，也不光只是修心，而是應該從身到心，裡外都要修行。」其中有四：面上無瞋、口中讚歎、心懷慈悲，佛光普照。其實，這正是大師常說的「做好事，說好話，存好心」的翻版。做到這些，其實不難；做到這些，修行也就化繁為簡，轉難為易了。

具體到修行的內容，《法語》老婆心切，涉及到方方面面——大的調適生命、超越世間，包羅萬象；小的修身處事、六根修行，可以說是無微不至。但是，猶如月印萬川，一生萬千，萬千歸一，人的起心動念，言行舉止都離不開生活，離不開人間，修行萬千，也離不開生活，離不開人間。誠如修行四句偈所言：

涵養怒中氣，謹防順口言，當心忙裡錯，愛惜有時錢。

第一句說的是「忍」，「以『養氣』代替『怨氣』，『和氣』代替『意氣』」，這是「心」的涵養功夫。

第二句說的是「慎言」，俗語云：「病從口入，禍從口出。」故孔子要求「君子慎言」，「養德之大」，「仁者其言也訥」，甚至有「立言六禁」之戒（不本至誠，勿言；無益於世，勿言；損益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相兼，勿言；後有流弊，勿言；往哲已言，勿襲言；非吾力所及，勿輕言。）《法語》教人，無論喜怒，均要克制自己，慎勿多言。這是「口」的修行。

第三句說的是「冷靜」，俗話說：「忙裡出錯。」曾國藩有聯語曰：「好人半自苦中來，莫圖便益；世事多因忙裡錯，且更從容。」這同樣是日用之理，是「意」的錘煉。《法語》中的故事（媳婦、孩子、枕頭與冬瓜，見《法語》1，頁74）極富教育意義。

最後一句講的是「及時」，發心及時、布施及時，推而廣之，可以說是「居安思危」的憂患意識。《法語》云：「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思有時。」此話若當頭棒喝，與《紅樓夢》裡「身後有餘忘縮手，眼前無路想回頭」如出一轍。這是「情」的涵育。

對於修行，《法語》如是說，每一句都與人生的日用之常，點點滴滴，密切相關。這已經不只是佛法，而且是普被人間的世法，人間佛教對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，也就是人文的終極關懷，在這裡盡顯無餘。修行之道，大抵如此。

修行在人間

一說到修行二字，便會聯想起深山老林，面壁枯坐，或者來世往生，遺世高蹈，不食煙火。《法語》認為這是「一個錯誤的觀念」，並借惠能《壇經》之言，特別指出，佛法就在世間，修行自然也在世間，離開世間，修行只能徒托空言。「離開人間，別無修行可言。」在人間就要說人間話、做人間事、修人間行、走人間路；不說神話、鬼話，不奉祀神事、鬼事。只問蒼生，不事鬼神。

關於修行，有一個最常見的誤區：相信神通，獲得神通。佛家有六神通之說，以之為超人間的神奇。《法語》一反神怪之說，盡

顯人事，以平易近人的語言教人，說明「神通不是神奇的東西」，而是：

看破苦樂——天眼通；是非分明——天耳通；
皆大歡喜——他心通；人我自在——神足通；
同體共生——宿命通；見聞清淨——漏盡通。

苦樂、是非、歡喜、人我、共生、見聞，無一不是人間常態。如此以人事說神通，也就洗淨了神通的妖邪之氣、迷信之風。

當然，修行也是要「超越世間」的，但這是對人間生存意識的超越。超越對待、超越分別，「面對紛擾的生活，面對萬花世界，內心不動搖，這就是超越」，這同樣是人間的修行！就是要生死一如，要苦樂一味，要貧富一念，要空有一體。生死、苦樂、貧富、空有，哪一樣能遺世獨行，不在人間呢？

修行在人生

人生，既是人生死的整個過程，亦指人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態度。有人說：人生就是一局棋，有進有退，有輸有贏；人生就是一幅畫，山水人物，起伏跌宕；人生就是一場夢，到頭來萬境歸空。我也曾把人生界定為五個層面：終極的、生理的、倫理的、政治的和物質的，因此可以說，人生包羅萬象，無在無不在。釋迦牟尼因見眾生之苦，乘月色，騎白馬，出家學道，最終勘透「人生皆苦」，並以八苦概括人生，從生老病死、愛怨、聚散、得失，直到貪欲我執，無處不直面慘淡人生。《法語》說法，依釋迦之本懷，離不開人間，離不開人生，處處開示人生修行之目的、方法和內容，事無巨細，面面俱到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就大處講，修君子之道、中庸之道、應世之道、幸福之道、成功之道；具體說，有治家之道、讀書之道、夫婦之道、教子之道，乃至細微如說話之道、用水之道，涉及人生方方面面，無所不至。

比如修君子之道，要「隨順自然，量才為用」，其義有四：不責人所不及、不強人所不能、不苦人所不好、不藐視人所不成。句句說的都是淺近之理，又是可行之道。與孔子四教（文行忠信）相比，更加樸實，更加貼近人生，既有佛家的慈悲隨緣，又有儒門「躬自厚而薄責於人」（《論語》）之寬恕。這也是人間佛教「與時俱進」的「靈活運用」。

《法語》云：「一日修來一日功，一日不修一日空。」人生在每時每刻，修行也應落實在朝朝暮暮。「生活在紛擾的社會中，每天都要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」，要「思考於清晨」、「行動於白晝」、「反省於日暮」、「休息於夜晚」。《法語》要求，要修好每一天，就應當做到「四要」：行要記錄、事要反思、起居要正常、說話要歡喜。要把每個 24 小時都過得充實，人生才有意義。這也是「行成於思」、「知行合一」、「三省吾身」的意思，並且涉及到人生意義的重大課題。古往今來，論之者不乏其人，而星雲大師卻能獨樹一幟，既不做精細的邏輯推理，也沒有振聾發聵的豪言壯語，而是以家常話、大實話、大白話、看起來是家長里短的話，引導人們在日常言談行事中過好每一分鐘。

修行在人情

提到佛教，通常說絕情棄欲，心如死灰，視情欲為洪水猛獸，為萬惡之源。只有不為情欲所困，方能獲得解脫。但是，凡人皆免不了情欲，所以中國佛教也反對絕對禁欲，而主張中道，有「情

情」、「情不情」之說。「須知有相皆非相，能使無情盡有情」（豐子愷聯語），上聯論佛法，下聯談人情，佛法人情，不離不棄，也是典型的人間佛教特色。

《法語》言，「因為有情愛，所以生生世世不斷地在生死裡輪迴」，但是又肯定：「情愛是生命的根源」，「愛不重不生娑婆」，不僅不絕對否定情愛，而且把情分成不同的層次，既指出眾生因情愛而生妄執，陷無明之苦，又為情愛大唱讚歌——「娑婆因有情漸成國土」、「聖賢因有情悲天憫人」、「菩薩因有情同體共生」。菩薩就是「覺有情」，「視一切眾生如己身」，是以「有情」覺「有情」，故能以「地獄不空，誓不成佛」的奉獻精神，慈航普度。

《法語》提醒人們，言多必失，禍從口出，告誡大家六事不說，也都是就人情上說事的：

非人不說——不相關的人不說；

無用不說——有十種人不說，比如虛偽的人、過於執著主見的人，說了也是白說；

隱私不說——尊重他人，既不傷人，又積口德；

阿諛不說——活出自己，不取悅他人；

招忘不說——「話多不如話少，話少不如話好」，少說閒話；

招禍不說——是非只為多開口，不要說惹是生非的話。

這些話很具體，也很有個性，無論怎樣，句句都關係到人情。可見，人間佛教的與眾不同，也可以說是世事洞明，人情練達了。

修行在人倫

人倫，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及其相處的規則。朱熹嘗言：為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學之道，格物致知，就是要「窮天理，明人倫，講聖言，通世故」，若不明此，「是炒沙而欲成其飯也」。可見，修行當以人倫為要，《法語》亦如是。

古有五倫八德之說，《法語》也以人倫為做人的根本。現代社會，帝王將相已成歷史陳跡，但父子、夫婦、兄弟、朋友，依然是當下的社會關係。

《法語》繼承了傳統文化的精神，突出「本固道生」，修道也就離不開人倫道德了。如是，

- 一、父子以慈孝為本；二、夫妻以敬愛為本；
- 三、長幼以謙恭為本；四、朋友以信義為本。

不過，在星雲看來，所有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一言以蔽之曰：忍。即：富貴能忍則保家；

貧窮能忍則免辱；父子能忍則慈孝；

兄弟能忍則義篤；朋友能忍則互助；夫妻能忍則和睦。

每句話都落在人倫關係上，落在日常生活之間。而且，所有這些話，大多近似儒家，而非佛家。非佛似佛，這也可以說是人間佛教的特色。



慈子孝，兄友弟恭，修道離不開人倫道德。圖為宜蘭國小幼兒園小朋友奉茶謝母恩。

（林澄衫／攝）

修行在人心

毫無疑問，心為六神之主，傳統哲學以心性為本體，甚至有「為天地立心」的豪言壯語。佛教更是治心之學，禪宗尤其強調「心淨則佛土淨」，「識得本心便能成佛」，所以，說到底，修行就是修心。《法語》說得更直接：「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心力，心的力量奇大無比。」教人修行，重在修心，如是而已。《法語》論心的修行，內容豐富，門戶寬宏，輕鬆活潑，而又絲絲入扣。

僅以禪門熟語「平常心」而言，歷來是佛學中最令人困惑，更叫人說不清的概念。說是「平常」卻非平常，或解釋為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」，或理解為「平常就是不平常」。眾說紛紜，莫衷一是，也可以說是「說不可說」了。禪門宗匠說，平常心是「無造作、無是非、無取捨、無斷常、無凡無聖」，對此，普通信眾，很難理解與把握。至於「不屬知，不屬不知」，明顯的玄思色彩，更是讓人不得其解。儘管後來有「飢來食，困來眠」，「好好地吃」，「好好地睡」等，禪宗大德對「平常心」的創造性詮釋，但是依然難免有隨心所欲，而同佛家節欲觀念抵牾的痕跡。《法語》言簡意賅，直截了當，以人間、人事、當下為背景，如數家珍，如湯沃雪，把「平常心」說得簡潔明了，切實可行，讓受眾如夢方醒，如沐春風。《法語》言：

得財不喜，是平常心；
快心事來，處之以淡，是平常心；
失利不憂，是平常心；
失意事來，治之以忍，是平常心；
享譽不驕，是平常心；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榮寵事來，置之以讓，是平常心；

受謗不惱，是平常心；

怨恨事來，安之以退，是平常心。

得失、榮辱、利害、譽謗，無不是人生道路上此起彼落的常態，唯有保持不喜不憂、不驕不惱、忍讓淡泊的正確穩定心態，才能度過波瀾壯闊的生命之海，才配叫做「平常心」。其實，這也正是「無造作、無是非、無取捨、無斷常、無凡無聖」，超然物外的心態。還有：「為善不執」、「老死不懼」、「吃虧不計」、「逆境不煩」，把人生當中的要事包羅淨盡，要求人們無論何時、何地、何事，都要處之泰然，在「日常用事中無取、無捨、無驕、無求、無執著」。《法語》教人，就是這樣單刀直入，事事關心，直面生活，直指人心，讓人「透析世情，了悟人生的智慧」。對於痴迷不醒的人而言，又是當頭棒喝，喚其回頭是岸的警策之言。

對於心性修養，《法語》涉及甚廣，從心性之學，到心性之用，可以說面面俱到，無不引導學佛者廣開思路，而有助於身體力行。籠統講，有萬事由心、唯心所造、心的祕密、心的造業；具體說，有發心、運心、馭心、看心、用心、療心、改心，以及濟世之心、用心學習、心的調整、心的疾病和心的安住等等。

比如，萬事由心，唯心所造，是由佛法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脫胎而來。《法語》講：酒不醉人人自醉，色不迷人自迷，鬼不嚇人人自嚇，氣不亂人人自亂。酒色財氣，疑神疑鬼，都是自心所造。所以，心模糊，萬事不入耳目；心疏忽，萬事不可收拾；心執著，萬事不得自在；心掛礙，萬事不能適意。皆因為，心是主人，心是領導，「心叫眼睛看，眼睛就去看；心叫耳朵聽，耳朵就聽；心叫

嘴巴說，嘴巴就說。心是我們的主人，它要我們怎麼做，我們就聽命從事」。繁難艱澀的心境關係，詰屈聱牙，繁瑣思辨的唯識理論，在這裡以簡明清晰，直截了當的方式，引導信眾付諸現實。

境由心生，業也由心生。按屬性講，業分善、惡和無記；按作用分，有身、口、意三業。經云：「心能造業，心能轉業」，說的就是這個道理。具體說惡業有四種表現：

無心傷人是罪過；妒心害人是缺德；
瞋心殺人是惡毒；疑心誤認是愚痴。

《法語》講，「如果我們管理不了自己的心，任由心意起惑造業，這是很可怕的事」。所謂管理，就是「要管理自己，尤其是要管理好自己的心，否則任由我們的心胡亂造業，實在可怕」，唯有管理好自心，才能去除惡念，才能夠進德增善。

要做到這些，就要「轉」，就要「調」。唯識學的核心正是「轉識成智」。《法語》說：「人生要『轉』才能成長，我們的心也是要『轉』，才能開闊。」具體說就是：

轉貪心為喜捨；轉抱怨為仁慈；
轉懶惰為勤勞；轉執著為明理。

同時，還要把心調理好，通過修禪靜坐，收攝妄心；戒酒遠色，清淨染心；去貪離欲，修養真心；誦經研教，警惕惡心；守道悟理，見性明心。無論是轉心、調心、管理心，總之一句話，修行在人心。

如此談心論性，不拘一格，不分門戶，娓娓道來，如敘家常，把複雜的心性哲學，借質樸無華，淺出深入的語言，輕鬆地開示於普羅大眾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二、《星雲法語》的風采格調

《法語》風采，別具一格，最鮮明的特徵是以人生之實，說佛法之理；以佛法之理，論人生之實。說是法語，卻如話家常，道是佛法，而非佛法。恰如《金剛經》所言：「佛法者，即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」這既是佛教辯證法的特點，也是佛法在人間的特色。

非法語的法語

雖然說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，但佛教說理，深不可測，道斷語言，主張「不說破」和「貴在自得」，故佛教說法，尤其是禪宗公案，繞路說禪，機鋒棒喝，指東話西，若隱若顯，更是讓人捉摸不著，如墮五里霧中，即使是學術界的哲學、思想、邏輯，無論怎麼深入淺出地解說，也不是通常人輕易可解的。

《星雲法語》則不然，雖談佛法，卻如數家珍，說的是家長里短，寒來暑往；道的是柴米油鹽，人情世故，聽起來像老師的誨人不倦，如家長的諄諄告誡，又如朋友之間的坦誠對話，平易近人，沒有一絲一毫的違和感。前面提到的「平常心」的解說可見一斑。再比如廣為流傳的三好（做好事，說好話，存好心）更是如此。其餘的例子在《法語》中不勝枚舉，俯拾皆是。請看：

積極的人生：求人不如求己。

俗語說：「登天難，求人更難。」因為求人難如登天，因此，有個故事說：有人問一位法師：「我們拿念珠念佛，為什麼觀世音菩薩也拿念珠，他到底念什麼呢？」法師回答：「念觀世音啊！」「為什麼觀世音菩薩還要念觀世音呢？」法師：「求人不如求己啊！」人要自我健全；自己健全了，凡是難不倒自己，自然就無須求人了。

觀音念觀音，求人不如求己，如此生動幽默的說法，看似佛法，也非佛法，讓人依佛教之理，幡然醒悟世俗之理。

再如，開發自我。

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無限的寶藏，所以如何「開發自我」，才是人生最重要的課題。有 4 點意見：

第一，在平淡中找滋味。人生本來就很平淡，每天早起晚睡，每天三餐，每天工作……我們可以從平淡的生活裡找出平淡的滋味……比方說我很歡喜、我很平安、我很祥和、我很自由、我很逍遙、我很自在；你能夠從生活中體會出這許多的滋味來，平淡的生活自有其不平凡的味道。

每句話都落在實處，講得都很平實，與李叔同評說粗茶淡飯的話——「鹹有鹹的味道，淡有淡的味道」，如出一轍，還是表現了淡然視物的超越精神。

第四，在友誼中找真情。俗語說：「一貴一賤，交情乃見。」世間的人情冷暖、世態炎涼，的確讓很多人感到寒心。所謂「紙張薄，人情比紙張更薄」。但是凡事只要從自己做起，就有未來，就有希望。你覺得人情很冷、很淡，不過沒有關係，你把自己熱起來，你能待人真誠，自然能從友誼裡找到真情。

這些話樸質無華，如知心朋友促膝而談。看似街談巷議，又蘊含深刻的處世之法；雖說是世態炎涼，更應當待人以誠，說是佛法，亦無不可。

再比如談女性之美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佛門戒邪淫，遠女色，然而，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，只不過美的標準不同而已。《法語》亦如禪宗大德，從不回避女性之美，誠所謂「譬如不事口腹人，見江瑤柱，豈免一朵頤哉？」（《東坡詩話》）《法語》云：「女性要美，倒不一定是面貌長得漂亮才叫做美，除了讓人看起來感覺舒服之外，還有以下幾點：

樸素淡雅、寧靜致遠而非河東獅吼，健康如人面桃花，談吐優雅讓人如沐春風，德貌兼備之風儀，聰穎敏捷之智慧，高雅自信之氣質，最重要的是，散發著慈悲、體貼、善解、友愛的心靈之美。一句話：

一個人美麗與否，以風儀、智慧、氣質、心靈美為首要，這是女性之最美。



具備風儀、智慧、氣質、心靈美，就是最美的女性。圖為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北區知賓大隊培訓走姿手勢演練。（陳秋玉／攝）

《法語》論女性之美，一言以蔽之曰「思無邪」，也可以說，不似佛法而勝似佛法。

這樣的例子在《法語》中比比皆是，不勝枚舉。有心的讀者可以在認真咀嚼，反復揣摩中，豁然開朗，在看似佛法，不似佛法的字裡行間，發現人間佛教的真諦。

門戶寬宏，包容萬象

莊子曰：「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，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！」任何一種思想學說，均以追求真理為職志，也以自己為真理的化身，以自己的是非為是非，排斥異端，並視之為邪說。門戶之見，在所難免。即使是佛教，雖然兼取儒道，薈萃華梵，在思想上仍然有教理之別，教派之分，門戶見深，各申己說。近現代佛教，禪宗一統天下，依然有不同思想和教派之爭，既為佛教文化增添了光彩，也反映了思想理論的執著與偏見。

星雲大師雖為禪門弟子，但其人間佛教植根人間，植根中華文化之厚土，與社會各界菁英不離不棄，以寬廣的視野宏觀天下，於各種思想文化，博采旁收，故有宏闊之門戶，汲納眾流之風采。佛法在世間，更在民間，所以《法語》常以喜聞樂見的詞語和形式示人。街談巷議，方言俚語，俗話民謠，更有《金剛》《楞伽》，逍遙齊物，四書五經，諸子百家，詩詞歌賦，河圖洛書，希臘羅馬，基督聖經，傳奇故事等等，無不信手拈來，充分顯示了《法語》的語言魅力。

如前所言，《法語》以「道」為學。學，首先要從書本裡學。《法語》認為，「汲取知識是智慧的開始」，「例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，達爾文的進化論」，「甚至平時我們讀四書、五經，乃至佛經、聖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經以及世間的各種百科全書」，「都是講道理、講理論的知識」。顯而易見，《法語》的智慧，不只在佛法，人間佛教的理論也不只在佛法，而植根於廣袤的人世間。故其說法，不拘一家，不拘成法，廣徵博引，成就了人間佛教的鮮明特色。

首先，多用熟語。比如：半部論語治天下、人非聖賢，孰能無過、良藥苦口、忠言逆耳、家醜不可外揚、澆花要澆根，修行要修心、好話不怕說千回、秀才不出門，能知天下事、一盲引眾盲，相牽入火坑（談邪教可怕）、化當世，莫若口；傳來世，無如書、在家靠父母，出門靠朋友、知錯能改，善莫大焉、相交滿天下，知心有幾人、泰山不辭土壤，大海不捐細流、沒有機會時，廣結善緣；機會來臨時，及時掌握。

論超越世間，「猶如木人看花鳥，何妨萬物假圍繞」。談懺悔反省，「不怕無明起，只怕覺照遲」。講修行，「有德者得民心，有道者受人欽」。講君子不失足於人，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再回頭已百年身」。說舌根修行，「一言以興邦，一言以喪邦」。關於眼根修行，《法語》更是妙語連珠：「要看別人，以期見賢思齊；要看世界，以拓展自己的心胸；要看未來，要建設人間淨土。」

這些看似與佛法無關，卻為百姓喜聞樂見。人間佛教，就是如此行走在世俗人間。

當然，佛經是少不了的，但說法同樣直切日用之常。比如，談「道之成在我」，引禪門公案云：信徒問趙州禪師「如何參禪悟道？」趙州不予理會，說「我要小便去。」走了幾步，回頭說：「你看，這等小事，還要我自己去，別人替代不了啊。」更有《維摩詰經》裡的「直心是道場」。佛經云：「慈能與樂，悲能拔苦。」《六妙法門》中「於數息中，證空靜定，以覺身心，寂然無所緣念」。《金

剛經》：「若菩薩不住相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」

還有佛偈云：「人身難得今已得，佛法難聞今已聞；此身不向今生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。」《佛說孛經》說朋友有四種：如花、如秤、如山、如地。《毗尼日用》云：「洗滌形穢，當願眾生，清淨調柔，畢竟污垢。」等等。

徵引儒家經典數不勝數。如「友直，友諒，友多聞」、「獨樂樂不如眾樂樂」、「敏於事，慎於言」（禍不入慎家之門）。又如，引子貢曰：「君子之過也，如日月之食焉：過也，人皆見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」子曰「樂道人之善」，孟子曰「戒言人之不善」。《禮記》：「言悖而出，亦悖而入。」《春秋胡傳》：「春秋防微杜漸之意，其為萬世慮深遠矣。」《左傳》：「弈者舉棋不定，不勝其耦。」

其他如《菜根譚》：「讀書不見聖賢，如鉛槧傭。」《嚴氏家訓》：「集財萬千，無過讀書。」古人云：「士大夫三日不讀書，則義理不交於胸中，便覺得面目可憎，語言無味。」〈蘭亭序〉：「一觴一飲，已足以暢敘幽情。」鄭板橋：「聰明難，糊塗難，由聰明轉入糊塗更難。」

論道時，引劉禹錫：「斯是陋室，惟吾德馨」，於謙詩句「粉身碎骨渾不怕，要留清白在人間。」

至於《老子》，引其「吾之大患，在吾有身」、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；引《孫子》：「贈人以言，重於珠玉；傷人以言，甚於劍戟。」又《太平御覽》：「情莫多妄，口莫多言。蟻孔潰河，溜穴傾山。」皆不乏其例。

史書也常拈來助興，如《隋書》：「小心翼翼，敬事於天地；終日乾乾，戒慎於元極。」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西方名人名言也在借用之列。如：

雨果：「謹慎比大膽有力量得多，看起來什麼都不怕的人，其實是多麼害怕對什麼都小心的人。」

莎士比亞：「讚美是照在人們心靈上的陽光，沒有陽光，我們就不能生活。」

愛迪生：「天才是百分之一的靈感，加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。」
西諺語「穿上顧客的鞋子。」

居里夫人：「弱者坐待良機，強者製造時機。」培根「智慧之人所創造的機會，遠遠超過他能遇見的機會。」

還有狄更斯的《霧都孤兒》等。而如關羽大意失荊州，拿破崙兵敗滑鐵盧，則是過度自信的古今中西之比較。

近人名言警句也不例外。如民國時期上海世界學校校長陶覺：「人人須日日改過，一日無過可改，即一日無步可過矣。」

再比如「六不格言」，雖說是依六根，說六塵，但更像是孔子所言「四勿」。所謂：「目不睹非禮之色；耳不聽非禮之言；口不道非禮之事；手不取非禮之財；足不踐非禮之地；心不想非禮之事。」顏淵問仁，子曰：「非禮勿視，非禮勿聽，非禮勿言，非禮勿動。」由此可見，《法語》的「六不格言」，與此何其相似。以儒說佛，不言而喻。

上述所引，均隨意擷取。這些話古今中西，清新自然，娓娓道來，讀起來朗朗上口。它們既是人間佛教植根的文化厚土，也是佛法與世法交融滲透，共建人間淨土的歷史根據和理論基礎。足以說明，人間佛教門戶寬宏，繼往開來，兼包並容，與中國傳統文明，乃至世界文化息息相通。

樂生進取，情暖人間

佛說「四法印」，其中之一便是「有漏皆苦」。在佛教思想裡，整個人生是漫長的「苦」的歷程，不僅有生老病死的身體、生理之苦，而且有愛、怨、求，以及執著的欲望等精神、心理之苦，無處不流露「人生是苦」的感喟，並以超現實的追求，力求解脫，終至於離世、出世的觀念。無論怎樣詮釋，自古即今，依然難免「苦海無邊」的陰影。

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，不以人間為苦，而以「樂」相砥礪，為世人繪製樂生進取、仁愛互助、慈悲向善的人間淨土。這又是《法語》說法的又一個顯著特徵。

《法語》教人，有人說：「人生如戲」、「人生如夢」、「人生如棋」、「如戰場」、「如浮萍」、「如逆旅」等等，「不管把人生譬喻成什麼，在現實生活裡，人生有苦有樂，有成有敗，有得有失，有生有死，這都是自然現象」，都應該以健全的人生態度，樂觀向上、積極進取的精神，好好地把握當下，成就圓滿的人生。所以《法語》對人生的詮釋總是：光明、快樂、友愛、包容、智慧、進取，諸如此類教人向上的詞語，始終洋溢著生命的光彩。

佛說：常樂我淨，是佛法中的基本概念。其意有二：一為四顛倒；二是涅槃四德。佛家認為，一切事物的本質都是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。凡是執著於常、樂、我、淨者，即為顛倒，是佛家批判和出離的對象。一旦解脫，逕超直入涅槃境界，便成常樂我淨之四德。這一明顯的悖論，仍然存在否定人生的傾向，而且，如何正確理解，實難把握。《法語》獨闢蹊徑，給予全新的解釋，突出「生命的真義，就是常樂我淨」，因此讓「四德」別開生面。《法語》指出：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常，感到生命的永恆；樂，感到生命的喜悅；
我，感到生命的存在；淨，感到生命的清淨。

如此說法，超越的涅槃世界——彼岸或來世，都回到了現實，回到了當下，回到了人間。

正因為樂生進取的情懷，心裡時時都懷著愛的溫馨，所以，看到了花開，嗅出了花香。《法語》說「人間有花香」，強調：「儘管娑婆世界如淤泥般的渾濁，我們自己也要堅持做一朵清淨的蓮花。」其中每句話都展現了樂、愛、光明、增上的一面。它說：

花，點綴了平凡的人間；花，展現了生命的光彩；
花，詮釋了不同的人生；花，表達了人情的真義。

香花一瓣，供養十方。《法語》說法，口吐蓮花，以光明的人生、快樂的人生、智慧的人生、圓滿的人生、慈悲濟世的人生等，洗盡了傳統佛教灰暗的人生底色，盡顯人間佛教關注並熱愛生活的亮麗色彩。即使是日常舉止，也談得別開生面。比如論及佛教「四威儀」，要「行如風、立如松、坐如鐘、臥如弓」，「立如松就是意味著昂首向前，直背挺胸」。

基於此，《法語》特別說明：「美國人挺胸是健康；英國人挺胸是矜



儘管娑婆世界如淤泥般渾濁，我們也要堅持做一朵清淨的蓮花。

持；德國人挺胸是自信；中國人挺胸是風骨。」「風骨」一詞，既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個性特徵，也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，寫出了中國人「昂昂乎，巍巍乎」的剛正氣概和遒勁風度。

總之，無論是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，還是人心，無不以智慧光明、仁厚博愛、自強不息、勇猛精進的價值觀念砥礪前行，讓人間佛教理念的鮮花開遍人間。

人間佛教的吉祥數

今人尚六、尚八，《法語》尚四，與時風大不同。或許因於佛教尚四，有「四大」（地水火風）、四德（常樂我淨）、四聖諦、四念住、四威儀、四大天王、四大護法、四大菩薩，四弘誓願之說；抑或因於《易經》兩儀生四象、儒家的四書、四德（仁義禮智）、四端等等；或許沒有任何理由。《法語》每則文字均以四冠名，或嚴守四段。應當說，「四」就是人間佛教的吉祥數。君請看：

求道四心、人生四原則、人生四不求、人生四階段、人生四最、人生四德（智、忍、勇、願力）、四得、四弊、四惜、四顛倒、四善事、四攝法等。

另有「四法最上」、「為人四要」，獨立成卷，全部以四冠名。如：人之四心、堅固四心、生活四心、四心妙用、四心良藥、四思之益、四多之病、四種無益、四種涵養、四種危機、四種不可、四種飲食、四種適意、四種惡行、四種造化、四種話不取、四種人不用。為人四要、做人四要、待人四不、為人四不、做人四原則、做人四不可、最怕四事、涉身四難、念佛四利、四恩總報、人體四大、人當四思、四不長久，四不非禮、生命四依、求法四想、進德四莫、律己四要、為學四要、修身四法。

人間、人生、人情、人倫、人心與人文——佛教的福音書《星雲法語》解讀

還有「人生四要」、「處眾四法」兩卷，也都是以「四」說法的。其餘各篇，即使不用「四」冠名，除去個別標明五、六及其他數字之外，幾乎全部用四段予以說明。比如：

失敗的原因有四：道德不修、所學不用、仁義不從、惡性不改。

為人師表有四：傳道、授業、解惑、示範。這裡突出了「身教重於言教」，在韓愈的名句後加上「示範」。

何為有用有四：一句好話，勝於千言萬語；一個好人，勝於千軍萬馬；一件好事，勝於千金萬兩；一個好心，勝於萬年苦修。

如此四句說法，連篇累牘，層出不窮，這裡無須再做過多的徵引。至於出於什麼原因，也不必過多的揣測。「四」的選擇或為偶然，或者出於實際應用的需要——太少難以說明主旨；多則又恐繁瑣。「四」，正且穩妥方便，易學易記，於佛法授受，順理成章而為人間佛教的吉祥數，也就非它莫屬了。



人間佛教的生活觀，主張生活必須佛法化，也就是除了金錢、愛情以外，在生活裡還要增加一些慈悲、結緣、惜福、感恩的觀念，甚至於明理、忍辱的佛法，生活裡有了佛法，比擁有金錢、愛情更為充實。

——〈人間佛教的藍圖〉